

◆享受了寂寞
◆就如同敞开一扇门，打开了一把锁
◆无数道深情的目光在此交织
◆无数双手能够在这里紧紧相握
……

一生必读的 名家杂文

彬彬◎主编

下

文化出版社

当代学生经典必读

当代学生经典必读

DANG DAI XUE SHENG JING DIAN BI DU

一生必读的名家杂文

(下)

彬彬◎主编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洗手用的肥皂，列车员需要用的雨衣等等，也求告无门。

作为孔孟嫡系的旧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儒又在开始作怪。他们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怎样宣传社会主义的？

这倒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了。

(1956年7月23日)

偶像的话

艾 青

在那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那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

“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

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么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1956年8月13日）

不能漠视的“作风”

屠岸

在戏曲工作中，有些人说了一句话会起极大的作用。好的方面且按下不表，单从坏的方面看，许多剧目都因此遭了殃。举例说：黑龙江省尚志县有的剧团要演《打渔杀家》，干部说，此剧与当前中心任务送公粮有抵触，不能演；西安市有一位干部说，《琵琶记》散布悲惨情绪，不能演；此外，诸如“刘姥姥游大观园”被说成是侮辱劳动人民的；“西施”被说成是歌颂女特务的；凡是有一夫二妻的戏（古代的）都违反婚姻法；凡是出鬼的戏都是宣传迷信……总之，禁条多得很。

而来说这些话的干部也非常多。不仅某些文化主管部门的干部要出来说话，某些公安局、税务局、工会、合作社、百货公司的干部，区村干部，民兵

……也都要出来说话。他们的话对艺人来说，都是很有分量的。有的甚至是硬性规定：“禁演！”也不知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的。

有些干部对艺人进行“辅导”，有些干部对剧目进行“研究”，结果是“辅导”掉了一批剧目，又“研究”掉了一批剧目；有些干部只是摇一摇头，一批剧目又完蛋了；有些干部连头也不摇，不置可否，也起同样的作用，因为他不点头，艺人就不敢演出。而且，据说还是艺人“自动停演”或“自愿放弃”的。

说一句话，何其轻而易举，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大批剧目却就此遭了殃。艺人们称之为“一言以毙之”。诚然，产生在旧时代的剧目，其中有不少是杂有糟粕乃至毒素的，所以有改革之必要。改革是件细致的工作，简简单单地“一言以毙之”，那是无知的败家子作风。

(1956年9月5日)

平凡的道理

——略谈个人崇拜

恽逸群

凡是把国家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列宁说过：要求政治领导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及时发觉错误，及时改正，不让错误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留下很多格言，说明这个道理。三千六百年以前，仲虺告诫成汤，不勉其无过，而勉其改

过。二千六百年以前，诗人歌颂周宣王中兴君臣，不称赞他无阙，而赞美他能补阙（“衮职有阙唯仲山甫补之”。说穿龙袍的——国王做错事，靠仲山甫改正它。直译是龙袍上有了破洞，靠仲山甫补好它）。最大的善是能改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过错，不是更好吗？但那是不可能的。周人宣布商纣的罪状，说他“预知自圣”，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圣人，就是招致亡国杀身的大罪恶。国君如“言莫予违”（说的话，没有人违拗，人人都服从），就会是亡国之道（“一言丧邦”）。《荀子》上有一段话：“诸侯得师者（言行稍不当，就有人指责）王，得友者（有人规过责善，常听到批评）霸，得疑者（不盲从，要求再加考虑）存，莫己若者（听不到批评，只听到“正确”、“英明”、“伟大”的颂声）亡。”把有没有人批评国君的错误，批评的严厉或缓和，作为国家兴亡盛衰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有些过甚其辞，但所说的道理是很对的，不能因其夸大而加以忽视。

人之常情，总是喜欢听表扬而不喜欢听批评的。否则表扬和批评就失去作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掌握极大的权力，喜怒爱憎可以决定他人的荣辱祸福。

因此，他每天听到阿谀奉承的话一定很多，听到批评他的错误、缺点的话一定很少，而直率、严肃的批评则终年难得听到一、二次，甚至几年也听不到一次。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勇气真诚地接受批评，认真而果敢地改正错误，则阿谀奉承者必日益多，而敢于进逆耳忠言的更少，甚至绝迹，从而闭塞耳目，一任奸佞摆布，从悬崖直滚下去。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能容忍其臣下比之为桀纣，是历史上少见的英主。唐德宗猜疑忌刻，对进忠言的人，虽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却认为他想猎取忠直之名，故意张扬君过，动机不良，可恶可鄙；而对卢杞这个善于揣测窥探意向，工于迎合，工于为他文过饰非的大奸臣，则十分信任，甚至卢杞以百口担保其不反的朱泚举兵反叛，德宗逃出长安，流亡凤翔奉天，对卢杞还是言听计从。明世宗在严嵩一伙愚弄下，相信自己是圣人，一切都办得很好，一心想做神仙，一听到杨继盛、沈炼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勃然大怒，处以死刑。因为严嵩教会他的逻辑：做皇帝的是圣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果会受人蒙蔽，就不是圣人。杨继盛等说“严嵩

蒙蔽圣上”就等于说他不配做皇帝，当然非杀不可。

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个道理是无言自明的。因此，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一万句”，非权威的说上一摊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

（1973年8月3日脱稿）

论焦大

黄裳

焦大可以算得是贾府的屈原。焦大不过为了看不惯贾门不肖子孙的行径，酒后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捆了起来扔在马圈里；又为了防止他讲出更不好听的话来，给他塞了满嘴的马粪。其实焦大的原意是要贾府好，不忍看它陷入破败的境地，动机原是可嘉的，但结果如此，因此他演出的应是一出悲剧。这些意思记得都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

归结起来就是，焦大不去为贾府歌功颂德，反而借发酒疯，暴露了贾府的缺点，实属缺德，理应得到如此这般的处分。

这是谁人的观点呢？自然是爬灰、养小叔子的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下令捆起焦大来的就是凤姐。至于坐在祠堂里的太爷，怕是站在焦

大一边的，但对发酒疯，可能也不大赞成。宝玉的态度不大清楚，因为他不懂“爬灰”……这些字眼的奥义，还不识相地向凤姐打听。这也是戴不凡所主张的有大小两个宝玉的一条根据吧？岂有在“初试云雨情”之后很久，还听不懂这些话的道理呢？不过也很难说，封建时代的贵公子有时确实是有些古怪的生物，很难以常理论。不是做了多年皇帝的溥仪连穿衣、吃饭还不大熟练么？这不是造谣，是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想如果宝玉真的懂得焦大说的其实是什么，他也不会主张捆人，呆若木鸡，甚至发起呆病来，都有可能。当然他也不会痛哭流涕，当众检讨，或到祠堂里去请罪。总之，宝玉和凤姐是不同的。

凤姐向盘根问底的宝玉进行恫吓，不许再提了，不然连你也要打死。曹雪芹写得实在深刻，使我们懂得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写真实就要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就全靠这层朦胧的、柔情脉脉的纱幕保护了作戏，雾里看花，一切荒淫无耻看来似乎都是高贵文雅的。谁来动一动他们这命根子，可了不得，他们必然站出来誓死保护，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行为。

凤姐下令原不过是“捆起来”，塞上满嘴马粪可就是站在一旁的小厮们的发明创造了。这一创造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天才的。不过无论怎样天才横溢，小厮们还想不到要切断焦大的喉管，看来这只有归因于“时代的局限”了。

(1979年9月5日)

套子和圈圈

孔罗荪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套子里的人》，它的主人公为了加意地保护自己，时刻地把自己躲藏在一种特殊的套子里。

但是他的命运却并不比普通人好，相反的，却更糟。

现在，有些人也很喜欢把自己用一种特殊的套子包围起来。这种特殊的套子，就是这些人在自己的周围渲染着一种气氛，一种很特殊的气氛，使人（或者说是群众）看上去就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套子紧紧的包裹起来，而不得不产生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情绪。

而有些人竟自陶醉在这种“特殊的套子”里面，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例如，这些人觉得戏院里应该保留一排“首长席”，在自己任何高兴的时候，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走进那保留的席次里去，让那些屏息静听的观众们个个侧目注视。他们连买一支普通的牙膏也觉得在百货公司和群众挤在一起是不相称的，而希望为他们设置一种具有特殊供应的“首长”购物处。

这种怪现象并不是只有一个。在西北某一个城市里，举行过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舞会，舞池里有一个大圈圈，大圈圈的一端有一个小圈圈，小圈圈是用大大小小的沙发围起来的。参加这个舞会的普通干部只能在大圈圈里跳，小圈圈里坐着的是这个机关里的和邀请来的“首长”，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有一位工作人员引着一批女同志们来邀请坐在小圈圈里的“首长”们起舞。当然，他们也只在这个小圈圈里舞。舞罢，女伴退出小圈圈。除她们以外，这个小圈圈是严禁非“首长”入内的。

这批安于坐在小圈圈里的人们，他们已经忘记自己是曾经和广大人民群众共过患难，是从群众中间来的，他们今天只是由于人民的信任，担任了负责的职务，为的是替人民办事情。他们用一层一层沾满了灰尘的套子把自己包围起来，为的是和群众隔

离开来，为的是显示自己和群众不同，为的是要在群众面前夸耀自己的“地位”。这种人连跳舞、看戏都不愿意和群众在一起，他们真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情么？

二十世纪的“套子”即使再特殊，也不会比十九世纪契诃夫笔下的“套子”有什么不同的命运。陶醉在“套子里”的人们，把眼睛睁开来吧，因为群众要把你从我们的社会生活里抛出去的！

(1956年12月3日)